

## 【语言学】

## 论客家话的来源

## ——兼论客畬关系

邓晓华

(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语言研究所,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 客方言并非完全来源于古北方汉语, 客方言的形成是北方移民语言与华南土著居民语言长期“交互作用”的结果。客家方言音韵极接近唐五代至宋初时的中原地区语言, 但词汇则受南方土著语言影响深刻。客家与畬族关系极其密切, 其共同来源具有多元性。

**关键词:** 客家话; 来源; 核心词; 客畬关系

【中图分类号】H1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7X(2006)04-0143-04

## 一、关于客家来源的经典理论

客家是汉族最重要的民系(族群)之一; 最近资料表明客语区有 3500 万人(1986)。从客家移民史来看, 北方汉人自晚唐五代至宋大规模聚居在赣南, 宋元时迁入闽西, 明清时再迁入粤东。

绝大多数的客家学研究者都信奉罗香林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研究成果, 认为“客家人是汉族里头一个系统分明的富有忠义思想和民族意识的民系; 客家先民是因受到中国边疆少数民族侵扰影响, 逐渐从中原辗转迁移到中国的南方来的。而且自认为是中原最纯正的正统汉人的后裔。”<sup>[1]</sup> 罗的研究, 比较强调客家的血统的追寻, 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 即社会上存在着某些“客家非汉族论”、“客家为汉族与苗、瑶、僮、畬等族的混血种说”等偏见, 这种研究方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时至今日, 许多研究者仍过分强调客家的历史源流和文化的“中原性”。

关于客方言的起源和形成, 张光宇在其著《闽客方言史稿》有明确的说法: “总而言之, 客家话的起源是西晋末年的司豫方言, 客家话是在司豫移民进入闽粤赣交界地区转成客家人之后才成为族群标帜出现的名称。”<sup>[2]</sup> 他认为汉语方言的南北关系仅仅表现为北方汉语的古今关系, 指出南方的文白音韵都来自北方, 而只有时代先后之别。现代

南方方言是一种由北方汉语文白异读的双言现象所引起的音系综合。现代的南方话就是古代北方和近代北方或者说文白迭置的产品。

梅祖麟认为: “现代汉语方言可以分成两大类。南朝的江东方言保存在闽语、吴语、北部赣语里。官话、客家话、广东话的前身是唐代北方话, 这三种方言里大概没有江东方言的成分。”<sup>[3][4]</sup>

主张客闽语“吴来说”, “六朝江东来说”, “北方来说”, 似乎接受语言是单一来源的古典进化论的说法, 这种语言史观认为方言文化的形成发展是自某一祖语文化一条直线贯穿下来。我们把这种语言史观视作“线性理论”, 即方言文化的形成发展是自祖语文化一条直线贯穿下来, 其间与族群互动、地域文化传统关系不大, 我们主张用“非线性理论”来解释方言文化的形成和演化, 重视族群互动、地域文化传统或文化底层的重要作用。

事实上, 南方方言分布的地理格局在先秦时期已奠定基础, 其后地方文化与北来的移民文化相互接触、发生融合甚至语言换用, 形成现代南方汉语方言的格局。

林惠祥在研究福建汉人的来源时, 注意到北方汉人与福建土著民族的血统上的融合, 但他反对文化融合, 主张“汉化”观点, 即汉文化完全同化了土著文化。<sup>[5]</sup> 罗香林坚持客家代表着“中原正统”文化, 客家文化是北方文化宋元以来南迁的

【收稿日期】2006-03-10

【作者简介】邓晓华(1957—), 男, 福建连城人, 厦门大学人类学博物馆教授, 博士生导师,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语言研究所语言学博士。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南方民族的起源及形成”(05&ZD012)。

结果。罗香林调查了客家的100多种族谱,得出结论:客家的祖先绝大多数来自福建宁化石壁村,该村是客家自北方到达南方的中转站,系客家之“摇篮”。至于闽南人的族源,许多学者认为闽南人的祖先是唐代中央政府派来镇压福建畬民的河南固始县人陈元光父子及其部将,闽南话就是唐代河南官话的继续。这些就是在中国盛行的所谓“祖先同乡说”观点,其理论受到传统的进化论深刻影响。有关“祖先同乡说”的观点,还表现在有的史学家、语言学家认同这样的一种客家的口传历史记忆,即客家来自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下;这种说法极类似广西壮族明清的土司谱牒,认为壮族祖先来自南京。显然,“祖先同乡说”反映的是一种附会的、虚构的历史记忆,其本质是该族群的上层知识分子受“汉化”影响,希望认同中原汉族,改变族性身份。这种认同反映了一种文化适应的策略。

许多人的研究仍是从“汉族中心主义”的立场出发。

## 二、客畬关系问题的讨论

学界一般认为客家跟畬族发生族群互动,导致语言互动。所以客畬语言中相通成分很多,畬族甚至早在元明时就放弃本族语言而改操客家话。但我认为这种客家话是一种混合语。客家居住的地域在闽粤赣交界地区,与历史上畬族生活区域重叠。畬族是土著的,后受客家影响,发生了语言融合。所以,研究客家必须研究畬族,而研究畬族则必须研究客家,客畬为“多源一体”的关系。

(一)分类和来源问题的研究一直是语言学最关注、最具有突破性意义的研究课题之一。有关畬语的系属和地位问题的讨论,语言学界颇多争论。这主要有两种意见:

(1)陈其光认为根据畬语的语音和语法特点,畬语应划归瑶语支。<sup>[6]</sup>

(2)毛宗武、蒙朝吉认为根据畬语的基本词汇特点,畬语应划归到苗语支。毛宗武、蒙朝吉选取了150个同源词来作百分比统计。<sup>[7]</sup>但陈批评这种方法有选词方面的主观随意性,即倾向性。

根据我们的研究,畬语的表层结构确实较接近瑶语支,借用的成分较多,这暗示畬的“汉化”过程跟瑶相似,反映语音和语法变化速度较快;但深层结构如最常用的基本词汇的形式则较接近苗语支。所以这两个特点应该分别看待,这反映了发生

学与类型学上的差异。在我们的树图,畬是在苗的大簇内相对独立的一枝。<sup>[8]</sup>但有一点很值得注意,数理统计出来的树枝的长度表明,畬并不是距离瑶语支最近的语言,距离瑶语支最近的分别是属于苗语方言的川黔滇、黔东和布努,距离瑶语支最远的则是属于瑶族的优诺和巴哼语。这个结论跟凭直觉判断的传统观点很不一致,传统认为畬应跟瑶最近。这就是整体比较跟每对语言单独比较的区别。

(二)语言学都一致认为畬语属于苗瑶语族。这个结论直接影响了中国民族学对畬族来源问题的研究。关于畬族族源,民族学界一直争议很大,主要有两派意见:

1.认为畬族是“外来”的,即来源于“五溪蛮”,与古代的百濮系民族有渊源关系,原来居住在古代的洞庭湖一带地区,自隋唐时迁入福建、广东的东南山区一带,至明清部分转徙到浙江南部。

2.认为畬族是“土著”的,即来源于古代东南区的百越民族,也就是现在的畬族主要聚居地区,自隋唐始,到宋时,逐步形成独立的民族。<sup>[9]</sup>前者有民族学和历史学的证据,而后者则有大量的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的证据。语言学的结论显然是支持畬族是“外来”的理论,即畬族来源于“洞庭苗蛮”,而非来源于东南土著的古代百越民族集团。

但最新的民族学研究成果表明,语言学定性为畬语的那部分畬族,即广东博罗、增城的1000余人的畬族根本就不是畬族,而是瑶族的一支,其地位跟瑶族的其他支系如炯奈、巴哼、优诺是一样的。那么,从语言学角度看,畬语若定为一个独立的语支,则炯奈、巴哼、优诺也应分别定为独立的语支。

(三)广东博罗、增城的畬族跟绝大多数讲客家话的闽、浙畬族并非同一支系的来源,主要差别在于:

1.各自的自称不同,博罗、增城的畬族自称为“活聂 huó ne”,“活”是“山”的意思。“聂”是“人”意。而闽、浙畬族自称“山哈 san hā”。

2.广东博罗、增城的畬族跟闽、浙畬族互不认同,博罗、增城的畬族认同瑶族,自称瑶人。“活聂”的“聂”、“炯奈”的“奈”、“优诺”的“诺”音义接近,都是“人”的意思。而闽、浙畬族并不认同瑶族,自称与客家的称呼 hāp khā 近。

3.广东博罗、增城的畬族跟闽、浙畬族之间语言差别很大,博罗、增城的畬族的语言具有完整

的苗瑶语结构特点，而闽、浙畬族的语言结构特点不同，是个分层装置，最底层有少量跟苗瑶语同源的词汇；而最代表语言特点的中层部分，即音变规律和基本词汇方面则与客家话一致。表层部分即音韵结构和文化词方面则受到当地（闽东闽语或浙东吴语）音系和词汇的较大的影响。这反映出一个已经“客家化”了的畬族语言经过再次移植后，语言再次发生变化的“地方化”的过程。

所以，我们认为闽、浙畬族的语言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畬语”，它的基本特点与客家话相同。

人文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客家是宋元后，由居住在闽、粤、赣交界地区的原住民畬族跟自北方南迁的汉人长期互动融合而形成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以认为，客家是汉化较早的畬族，而闽、浙畬族是汉化较晚的畬族，客家跟闽、浙畬族的区别只是汉化时间的早晚而已。<sup>[10]</sup>

但我们并不赞同畬族完全是“外来”的观点。根据我们对客家话的分析，发现客家话既有与苗瑶语同源的基本词，也有跟壮侗语同源的基本词，前者的比例高于后者。<sup>[11]</sup>这表明闽、浙畬族应是“外来”的“荆蛮”跟土著的东南百越民族互动融合而形成的。所以，在讨论畬族族源问题上，最合理的解释是将“外来”与“土著”两种观点重新结合起来。

历史语言学认为，同源词的证据对于民族溯源以及重建语言史，比起语音语法等其他语言特征来说更为重要。我们认为可以运用词源统计分析法来解决客畬关系的问题。词源统计分析法的基本观念是两种具有亲缘关系的语言分离的时间深度，可以通过它们继承的词的共享程度来判断。词源统计分析法最初由 Swadesh 提出，他受到化学上发明的碳-14 年代测定法的启示，认为：一定存在一组“基本的词”，来描述一定存在于各种语言中的普遍现象。这种基本词汇包括表示身体部分的词（头、手），表示自然物体的词（月亮、山脉），表示共同活动的词（来、睡觉），以及表示一些其他范畴的词。实际上，要确定这样一种基本词汇是相当困难的。Swadesh 先提出了 200 词，后又减少到 100 词。

Swadesh 的前 100 词表反映了语言之间的发生学关系，他的后 100 词则主要反映语言间的接触关系。不同语言的词汇系统可以分为不同的词汇范畴，不同的词汇范畴的词变化的速度和程度是不同的，所以，即使同样是同源词，也不能假定一种相

同的变化的值。

（四）下面讨论客家话跟畬语以及苗瑶语壮侗语之间的同源词问题：

#### 1. 苗瑶语——古汉语同源词

苗瑶语专家陈其光先生指出在 Swadesh 的前 100 词中有 42 个系苗—汉同源。<sup>[12]</sup>因此，他认为汉语跟苗瑶语是同源关系，而不是接触关系。我们认为同源词的数量体现两种语言的同源的程度，认为苗瑶语跟汉语的关系，如同苗语支跟瑶语支之间的关系一样密切，这值得商榷。事实上，也有学者认为汉语跟藏缅语族关系极其密切，在 100 词中的同源的比率高达 80% 以上<sup>[13]</sup>。也就是说，汉语跟藏缅语族之间的关系比藏语支语言内部的关系还要密切的多。如是，则汉语既可划分为藏缅语族内部的一个语言，也可划分为苗瑶语族内部的一个语言。这种观点仍缺乏考古学、人类遗传学及民族学的支持。由于用来构拟古汉语的材料完全来自古代文献，这就根本不同于其他语族利用自己活的语言的材料来进行构拟的方法，而汉文献有兼收并蓄的特点，所以导致汉语跟周边几个语族关系都很密切。我们认为应当慎重地对待汉语跟其他几个语族同源的“度”的关系。经过认真比较，我们认为我们用来比较的 100 词目中，有 20 个苗—汉同源词。例如：

云、盐、夜、根、狗、鱼、角、鼻、大腿、耳、颈、人、路、名、看、喝、新、干（干枯）、黄、猪。

这反映苗瑶语族的独立性。自商、周至六朝时期，华夏集团与荆蛮集团文化相对独立发展，与中原关系比较，既具文化同质性，而更多是异质性。

#### 2. 苗瑶语族一畬与客家话

客家话与苗瑶语关系特别密切，同源词主要分布在 100 词以外的常用词中，但在 100 词中，仅有“大腿、颈、姑娘（女人）、看、干、黄”6 个同源词。而更多的同源词出现在 100 词之外，例如：穿山甲、水獭、摘（猪草）、辣（辣椒）、潜水、臭虫、茅草、溶化、劈柴、窄、戴（戴斗笠）、沸、密、舔、蜘蛛、交换、打人、量米、簸箕（量词）、关门等，约近百个常用词。<sup>[11]</sup>这说明客家话与苗瑶语之间的关系是接触关系，而非发生学上的关系。但是客家话还有一批跟壮侗语同源的常用基本词，例如：

亲属称谓：祖母、母亲。

身体部位：头（脸）、男生殖器。

工具：箩筐。

动作:挑、背小孩、拌猪食。

考古学证据表明:苗瑶的荆楚与壮侗的百越,是两个不同系统的文化,大异小同,但互有交融;百越系统文化以印纹陶为特征,而荆楚系统文化以(华夏)素面、绳纹灰陶(软陶)为特征。客家话则兼具这两种文化的特征。

### 三、结 语

词源统计分析法表明客家话与畬语、苗瑶语和壮侗语有极其密切的关系,最基本、最常用、最有客话特色的一批词汇来源于苗瑶语和壮侗语,反映了北方汉人南迁到闽粤赣交界地区后与畬、苗瑶语族群和壮侗语族群之间的文化互动关系,可以看出客家先民——早期北方汉人跟南方的土著民族之间的文化涵化,即作为“主流文化”的北方汉文化南迁后的“地方化”的情况。

### 参考文献:

- [1] 罗香林. 客家研究导论 [M]. 希山书藏发行, 1933
- [2] 张光宇. 汉语方言发展的不平衡性 [J]. 中国语文, 1991 (4). 闽客方言史稿 [Z]. 台湾: 国立编译馆, 1996
- [3] 梅祖麟. More on the Aspect Marker tsi in Wu Dialects in Honor of William S-Y. Wang 1994
- [4] 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 [5] 林惠祥. 林惠祥人类学论著 [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0
- [6] 陈其光. 畬语在苗瑶语族中的地位 [J]. 语言研究, 1984 (1).
- [7] 毛宗武, 蒙朝吉. 试论畬语的系属问题 [J]. 中国语言学报, 1985
- [8] 邓晓华, 王士元. 苗瑶语族语言亲缘关系的计量研究——词源统计分析方法 [J]. 中国语文, 2003 (3).
- [9] 蒋炳钊. 畬族史稿 [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8
- [10] 邓晓华. 福建境内的闽、客族群与畬族的语言文化关系比较 [J]. 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研究报告, 1999 24 (1).
- [11] 邓晓华. 客家话与苗瑶语壮侗语的关系 [J]. 民族语文, 1999 (3).
- [12] 丁邦新, 孙宏开. 汉藏语同源词研究: (二) [M]. 南宁: 广西民族出版社, 2001.
- [13] 金理新. 从核心词看汉语和藏语缅语的亲疏关系 [J]. 民族语文, 2001 (6).

On the Origin of Kejia Dialect: Also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Kejia People and the She Nationality

DENG Xiaohua

(Institute of Chinese Linguistics, Central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Kejia dialect does not have all its origin from the old northern dialect but is a result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language of the northern immigrants and the local people of south China. The phonological features of Kejia dialect are quite similar to those of the Central Plains from the Tang Dynasty to the early Song Dynasty but its vocabulary shows the strong influence from the language of the local people of south China. The Kejia people and the She nationality have a close relationship and their shared origin reveals a trait of pluralism.

Key words: Kejia dialect; origin; core vocabul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Kejia people and the She nationality

(责任编辑 袁平)